

五六年前，我还租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民房里，离这座城中村不远处有几所高校，所以，出入这个城中村的多是一些看上去意气风发的大学生，他们的脸上长着那个年龄段特有的青春痘，他们欢快爽朗的笑声经常飘荡在村子的上空，他们成双成对地散落在这个城中村的各个角落。当然，还包括和我一样，许多个为生活而疲于奔命的打工一族，也同样寄居在这个名叫皇甫庄的城中村的某个角落，其中就包括后来和我相识的老张，一个以收废品为生的河南老人。

当时我还是单身，生活对我来说，显得波澜不惊又平淡无奇，我有许多空余时间不知该如何打发。很多时候，我总是站在三楼房间的阳台上，目送那条窄窄的街道上穿行而过的人群而惆怅满结。我的目光是无意中落到那个收废品的老人身上的，在冬日的阳光里，他惬意地靠在街边的一角，抽着一个烟袋锅，神情安逸。他让我忽然想起离我而去的父亲，同样花白的头发，同样满是皱纹的脸庞，我的内心在那一刻有了一种莫名的伤感。当时，我想起床底下有一大堆废旧报刊，不如拿出来送给老人。想到这里，我连忙回屋，用一个蛇皮袋装好，向那个收废品的老人走去。

老人以为我要卖给他，急忙起身找秤。我紧接开口说不是卖，是全送给他。也许老人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也许是我突如其来的热情让老人一时无法适应，他拘谨地望着我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，同时，脸上露出憨厚的微笑。在我的一再不收钱的声明下，老人才像得了天大的好

处一样，欢天喜地地接过那个稍显沉重的袋子。

从那以后，每当我从老人身边经过时，如果他先发现我，总是提前起身冲我打招呼，一口河南话既爽朗又干脆。我也总是友好地向他问好，望着老

温暖心灵

姚秦川

人亲切的笑容，我忽然感到从所未有的开心。

事情可能过了有一个多月，单位派我去外地出一趟差，大概一个星期。等到回来时，我总感觉生活中少了些什么，仔细一想，我才猛然想起，回来好几天了，竟然一直没有看到那个收废品的老人。我忽然有种忐忑的心情。

那段时间，工作开始繁忙起来，我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是九十点，回来后倒头就睡。关于那个老

头以及他的笑容，在工作 and 生活的沉重压力之下，已开始淡忘和模糊。

有一天，是星期天，我难得睡个懒觉，忽然听到断断续续的轻微的敲门声。我不耐烦地吼道，谁呀，还让人睡不睡了！敲门声停顿了两三秒后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收废品的老张。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，我飞快地下床，打开房门，果真是收废品的老人。一个多月没见，他竟然比原来苍老不少。他有些拘谨地对我说，打扰你的睡觉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前阵子老伴生病，回了趟老家，回来的时候给你捎了点鸡蛋。说到这里，老人将一个塑料袋往我怀里塞，同时嘤嘤地说，都是自家鸡产的，也不是啥好东西，千万别客气。最后，不等我开口，他就不容分说地将塑料袋塞到我的双手里，快步走下楼去，好像走慢一步，袋子会粘到他

手上一样。

这一次轮到我是无措。手捧那袋鸡蛋，我知道这是老人的一番好意，他一直惦记我当初送他的那一袋旧报刊，他也一直没有忘记回报我。这些鸡蛋，是他千里迢迢从河南老家带来的，一路上，老人得怎样小心翼翼，怎样谨慎地呵护着他心中的那份善良和淳朴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沁出眼眶。

我于2007年搬离那个城中村，当时和老张进行了道别。后来没多久，那个城中村就被拆除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老张了，也没听到他的任何消息，算下来，竟已有4年的时间了。

展现在《夜光杯》的这一幅黑白木刻如若你还喜欢，能在光耀的黑白、入木三分的刀功中体味诗情画意，那么，请记住刘洛生这个名字，是他刻的。

刘洛生生于1922年，1937年抗日战争从北方烧向江浙时，刘洛生参加了国共合作的抗日队伍。后来接受了地下党的委派长期潜伏在上海，直到1948年底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把他接出上海，并投入解放上海战役。1958年刘洛生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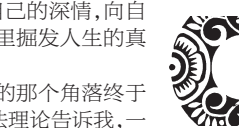


刘洛生木刻作品

位优秀的书法家，必须具备三要素：即富天才；明法则；深功力。所谓富天才，突出在一个“富”。富是后天培养的，只有富才能发挥能量，渐臻妙境。法则，是规矩。法则不明，则门径莫睹。功力不深，则进步维艰。换言之，天才授乎天，培之以学而愈富；功力存乎己，持之以精勤而愈深；法则规矩，习则得之，不习则不能成

方圆。这三者便是我努力的方向。上世纪末，我作为大陆首批去台湾交流的书法家，曾带了篇文章去交流，该文《21世纪中国书法艺术之展望》提出了书法与文学和音乐的关系：书法之点画犹音乐之五音；书法之曲折犹音乐之动静；书法之结构犹音乐之节奏；书体之有篆隶真草，犹音乐之有通俗、美声、民族、宗教类别。

写字与音乐有情缘。我常常觉得拉琴如写字，弓就是笔，弦就是那张纸，操于指而发于心。反之，写字也如拉琴。若操笔之手能拉出心中流淌着的那一弯弯曲曲折折的河，拉出那些哀怨，那些不平，那些喜怒忧伤，那些愉悦思慕，酣醉无聊，穷困潦倒……我觉得，我的人生该满足了。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柯达胶卷停产，富士胶卷停产，有点难过。我少年时代曾热衷于照相和晒相，在我家浴室的浴缸上架一块木头床板，用一条红领巾包住洗脸池镜子上方的灯泡，拿毯子蒙上窗子，这就是我的暗房。看到显影液里树木人面渐渐在一张白色的布纹相纸上显露出来，总是阴影重的部分先出现，要是人脸，总是头发与眼睛，以及笑容最深处的嘴和鼻翼两边的笑纹，在发红的光线中看着，阴影渐渐铺开，延伸出脸颊与额头，以及树影后面的天空与云的影子，这个过程，对一个少年来说，好像细细地认识了周遭的世界。认识了裸眼没看到的那个世界。

如今想来，好在自己还有用胶片学用照相机和学冲晒的少年时代，父亲教了我取景和构图。我也明白了，原来人的成长过程，就是目睹许多亲切的事物渐次消失的过程。

捏着一团光耀的黑白之火

王观泉

我都成为转业官兵到北大荒。

1961年洛生和我几位北大荒木刻人一起调入黑龙江省美协，“文革”运动，十年一梦，待清醒过来再次捏刀向木时，被剔出美协，待到他拼老命刻了五六年重回美协，留下准备出木刻集的“写在前面的